

态度

出轨,总有“玩不动”的那一天



红肚兜儿

红肚兜儿,女,专栏作家,地道北方人,正牌天蝎座。专栏散见《南都娱乐周刊》等。

日剧《昼颜》的走红,让很多女人兴奋不已,觉得性权力终于落到女性手中,在婚姻之外,尽情地出轨,把男人当作下午茶一样的消遣玩物。而这部看似震碎“三观”的出轨剧,也终于迎来了大结局:一个出轨女主角回归家庭,带着满心爱情伤疤,重新做起曾经那个索然无味的妻子;另一个出轨女主角离了婚,也没能与情人修成正果,独自走在寂寞街头。

那些看了三五集,就开始大喊女权胜利的人,可能要气坏了。她们本来要看到女人把男人耍得团团转,本来要看到女人为了欲望不惜拼得鱼死网破。可是,一切归于平静,没有胜利者。

也许,一开始把《昼颜》当成纯粹出轨剧来看的人,就是一厢情愿。它并不是唆使女人去出轨,去践踏婚姻,去嘲弄丈夫,去做一个放纵的人;而是告诉女人,对待感情和婚姻应该慎重,不要为了一些利益原因而盲目进入婚姻,嫁给一个能够养家糊口但并不爱的男人,这样日后再遇到那个真正爱的人时,就会酿出人间惨剧。

出轨,并不是时髦行为,也不是一个人强大的表现。恰恰相反,出轨更像一种逃避,对现有的婚姻无能为力,寂寞得像一潭死水,却毫无解决办法,苦闷之中,把仅存的一点欲火投射到另一个异性身上,偷偷地品尝那些无法真正拥有的零碎爱情,然后回到家中,继续做一个若无其事的行尸走肉。

这有什么值得赞扬?这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做出的具有责任感的行为。如果一场婚姻死了,那么,让它体面地入土为安,两个人握手言和,各奔一方,去寻找新的爱情生活。如果一场爱情半死不活,那么,要做的不是逃出去偷情,而是做出选择,给它一个痛快了断,或给它一剂起死回生的良药。如果厌恶婚姻的对人的束缚,那么,不要进入婚姻,做一个自由人,爱欲自会有更大的广度。

最令人不耻的,是既要求婚姻提供的安稳保障,又要出轨带来的新鲜刺激,以为自己有情圣,其实,只是一个心智发育不全的感情残障者,活了很多年,却学不会如何深入了解一场感情,如何认真对待一个人。

当女人们为“昼颜妻”欢呼雀跃,为前几集那些得心应手的

出轨桥段折服,追崇那些把出轨奉为人生甜点的经典语录,《昼颜》却用一个惨痛的结局,给了这些人一记响亮耳光。以为出轨是反抗乏味婚姻和丈夫的全全之策吗?NO,这一招只能短暂奏效,时间一长,当事人都会惶惶不安,痛苦纠结,人们得不到安慰,搭进去的,却是一颗缺爱的心。

“昼颜妻”的出轨,一点儿也不潇洒。剧中利佳子穿着奢侈品开名车,偷情时,随手就能给情人一沓钞票,看上去不图钱财,只图爱情。而这种行为的背后支撑,则由她那个有钱的丈夫提供,她只是个全职家庭主妇。用丈夫挣来的钱,往情人的口袋里塞,以显示自己不差钱,也不是随便被人逗逼的女人。这像个冷笑话不是吗?面对一个令人讨厌的一身毛病的丈夫,她在遇到所谓“真爱”时,敢出轨,可不敢离婚,因为丈夫的钱才能让她拥有体面的偷情姿态。

如此举动,实在有辱推崇这部剧的人们呼喊的“追求自由爱情”的口号。并且,这是对婚姻和伴侣最大的不尊重。想要潇洒地恋爱,可以,前提是保持经济独立,用自己亲手挣来的钱,送给情人金山银山,都值得竖起大拇指。

女人别再把《昼颜》当成一部出轨圣经了,也别再叫嚣这是女权胜利,是女人反抗男人花心的有力抗争。这部剧最紧要是要告诉你一个赤裸裸的真相——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你只是一个靠丈夫圈养的家庭主妇,无论爱得多么轰轰烈烈,最后都只能屈从于现实,乖乖回到羊圈,继续做一只乖驯贤良的绵羊。

女观众们想像或追求的出轨快感,其实是疯狂,不是自由。它们表现类似,但完全是两种概念。自始至终,我们要的是志趣相投的婚姻,不是敷衍了事的利益搭档。我们要的是爱情,不是偷情。

自由,是你有选择爱情的能力。你想爱一个人,就算他是穷光蛋,还是敢去爱;你想要一段恋情,就算很短暂,还是能享受其中;你不用为了物质而勉强自己嫁一张“银行卡”而非爱人;你有勇气抛弃一场失败的婚姻,更有勇气进入一场全新的爱情。

疯狂,则是打破规则,并且这种打破,纯粹是为逞一时之快。你肩负不起责任,只是由着性子乱来,你把出轨当作牛逼的体现,背着丈夫搞定一个男人,就以为自己征服了全世界。任何一场婚姻,都会被你嘲笑。你从不满意,你热爱出轨,你自以为是社会先锋。而最终,你得不到一个真心相对的人。

把“昼颜妻”设为标杆,指使天下已为人妻的女人们去出轨,“不然就不配做一个现代女性”。这只会令她们陷入疯狂。而并没告诉她们,疯狂的人生通常伴随孤独悲惨的晚年,一生不为爱情负责,那么当你成为一个七八十岁玩不动的老头儿老太太时,也不会拥有一个像亲人般爱恋守护你的伴侣。除非,你有很多很多钱,去买有偿的关心。

爸爸画画我话画

作家浮石最近一直在画画,他把自己的画集取名《浮石绘话》,大意就是用画笔说他想说的话。

浮石的画和话都是他自己的生活感悟。寥寥数笔加寥寥数语,一幅画就完成了。天然去雕饰的拙味,信手拈来的从容,跃然纸上。浮石的女儿胡嘉乐,中学时代就开始写小说,在爸爸写《红袖》的时候,17岁的她就写了小说《十七跋》,六年前《今日女报》因此推过“父女作品连载”。现在,我们再度让父女联手推出这个专栏《爸爸画画我话画》,意思你懂的——爸爸的“画”,女儿的“话”。让年轻的才女来解读“上了年纪的爸爸”的画,会不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阅读快感呢?



浮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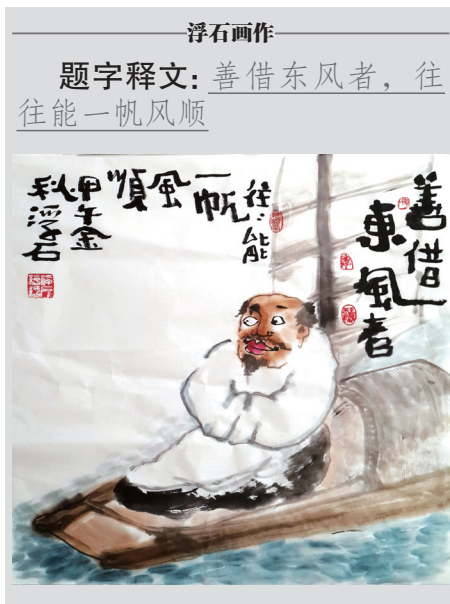
作家,著有小说《青瓷》、《红袖》、《皂香》等。



胡嘉乐

浮石之女,编辑,著有小说《十七跋》、《官非官》等。

叫好又叫座的艺术



傲慢和偏见是稍微有些才华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在搞艺术搞创作这个领域尤其明显。因为艺术没有验证公式,也没有一个能够判断绝对好坏的标准。迎合大众受到市场欢迎的东西,有时不能免俗。做一些小众,注入了情怀,提高了逼格,有时却很难深入到群众中去。再比如年龄层次不一样,喜欢的类型不一样,对艺术好坏的评判就存在巨大差异。最近火爆了的神曲《我的滑板鞋》,年轻一代嘴巴里时不时蹦出歌里的“摩擦摩擦”,父母辈却不能理解的频频质疑:这也叫歌?所以,就由于艺术难说好坏,傲慢和偏见就越发容易表现出来。好比拿电影市场来说,觉得自己牛逼的,观众不一定买账;观众觉得牛逼的,所谓的高逼格艺术家们不一定买账;而观众和高逼格艺术家都买账的,少,但是真有。

2007年的那个时候,中国国产电影还没有像如今这样成井喷状态。还只是刚刚苏醒,许多古装大片刚刚尝到票房的甜头。就在导演们都在继续扎堆拍大制作的时候,王小帅导演拍了一部还比较有情怀的《左右》,并且在宣传时,豪言壮语地说:如果票房不到多少多少,我就封杀自己。结果后来真的没到多少多少,据说只有区区几万,他再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我们可能是被时代抛弃的人,是不合时宜的人,很多事情我左右不了。”这就是自己觉得牛逼,观众不买账的一个例子。不过,王小帅豪言壮语未实现后依然在拍片子,这里就放下不表了。

今年,陈可辛导演一部题材比较讨巧的《亲爱的》在国庆档上映。《左右》里讲的故事与救孩子有关,《亲爱的》也是救孩子。陈可辛好像没有被时代抛弃,票房轻轻松松过了三亿。抛开影片的艺术造诣不说,陈可辛是善借东风者,票房成功与“时机”有一定关系。

2014年和2007年的国产片大环境不一样。2007年国家还没有限制国外影片的引进,当年《左右》上映的档期,在和《黄金罗盘》、《国家宝藏》、《史前一万年》同台PK。那时候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普遍觉得为了昂贵的票价就该看华丽的特效,连国内导演都在卯足全力拍

大片。《左右》的处境可见多尴尬。到了2014年大环境已经彻底改变,这个时候的观众对国产片的宽容度比2007年高多了。随着近几年低成本电影的成功,华丽特效已经不再是观众去影院观影的必要选择。加上政策对国产片的保护政策越来越大,在2014年国庆这个黄金档期,和《亲爱的》同台PK的是清一色的国产片,更有一部比它还文艺还有情怀的《黄金时代》。假设《左右》也赶上这么个好时候,票房总至少会比几万块钱多吧?所以,善借东风者往往能一帆风顺。

最近几年随着《爱情公寓》和《万万没想到》等网络剧的爆红,又随着政策“一剧两星”的限制。各大视频网站的网络自制剧的数量开始疯狂增长。由于网络剧制作成本低,很多剧本粗糙,无演技的作品只为赶上这趟热度就疯狂制造,然后又被另外一大批新的粗糙、无演技的作品淹没。而后面还在浩浩荡荡涌来更多新的粗糙、无演技的作品。所以借东风不是谁都可以借的,环境有了,你想借,别人也想借,为了能够借到,还是首先必须有艘好船。

什么是好船?又要绕到第一段观点上。艺术没有验证公式,也没有一个能够判断绝对好坏的标准。但至少,纯粹为了借东风做一些连自己都不会看的东西,肯定不叫好东西。若为了顺应形式去做,那叫妥协。只有用心去造一艘自己相当满意的大船,再来点运气随着风向下海,这样想走多远就走多远。